



说起苏州古城的象征, 阊门是一个原点的地标, 陆机在《吴越行》中就写过, “吴越自有史, 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 飞阁跨通波”。阊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阊门的意思是“气通阖闾”, 就是与天之气息相互贯通。阊门面对的山塘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 自古就是水运码头。这一带繁华富庶, 唐伯虎说过, “世间乐土是吴中, 中有阊门又擅雄”; 清代文人描述它是“居货山积, 行人流水, 列肆招牌, 灿若云锦”。阊门外一带如今有石路商业区, 小服装店云集, 东中市、西中市被认为是特色五金街, 还有最热闹的七里山塘街。当年白居易从杭州调任苏州刺史, 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 开凿了一条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 河北修建道路, 称为“山塘街”。山塘街以新民桥为界, 向东是游客聚集的“七里山塘景区”, 向西还是平常人家, 可以一直走到虎丘。



在七里山塘景区拍照的游客。山塘河两岸, 白墙黑瓦, 水波荡漾, 灯光反射在水波和潮湿的空气中, 就像一艘刚刚靠岸的船。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阴雨天, 天空难得放晴, 山塘街附近的弄堂里挂满了晾晒的衣物。

阊门 集纳苏州万象 几度擅雄吴中



阊门一带部分老屋被拆除, 街口的老牌坊却保留了下来。



雨夜的山塘街恢复了少有的宁静。

本版采访/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秦斌

现在的阊门不是阊门

“你现在看到的阊门不是阊门。”在阊门外石路街心公园打太极拳的丁大爷说。的确, 它看起来太年轻了, 和2000多年高龄的苏州出入颇大, 这座门最后毁于1958年大跃进, 重建于2006年。丁大爷记得,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 自己还经常爬到城墙上玩, 那个时候苏州的一些城门虽然残破但是还在, 城墙一段一段的, 沿着城墙可以从金门一直走到阊门, 俯瞰半个苏州城。丁大爷也参与了1958年阊门的拆除, “那些砖大多运走垒起了高炉”。

时间过去了53年, 苏州人感觉到要努力摆脱“千城一面”的乏味, 去年全城启动“捐砖护城, 共筑家园”的古城墙修复保护行动, 号召1200万苏州人为古城墙修复工程添砖加瓦, 贡献力量。据说行动由“追梦·筑梦·圆梦”三个阶段组成, 但至今苏州人从媒体上也没有听到多少下文。

杂居在叶天士故居里的人, 体会稍有不同。阊门附近的渡僧桥下48号就是叶天士故居, 知道的人不多, 门牌上写着: 叶天士是清代名医, 四大温病学家之一。故居以弄堂的形式存在, 住着几十户人家, 每一家都很小, 过道里的杂物被蜘蛛网缠绕着, 住在这里的陆先生觉得“应该和北京的大杂院类似吧”。房子本来很美, 这几年陆续会来一些人, 拿走雕花的窗棂、立柱、斗拱……

石路也不是当年的石路。街心公园的介绍中说, 《阊门·石路》绘制的“1949年前后石路商业网点分布示意图”显示, 石路比较有名

气的商业单位有101家, 除百年老店沫泰山、义昌福、杜山珍、近水台、赵天禄、老正兴、元大昌、东吴村外, 还有著名的大东旅社、啸云天茶馆、和平书场、仁和堂药店、兰生堂纸号、恒孚火油行、老恒丰烟烛店、王万泰五金店、宝成银楼等等; 石路支巷里短短的姚家弄, 就有公泰义等7家旅店; 此外, 还有多家山货、咸鱼、食糖、食盐等批发货行。

春天阳光下“晾晒”的舞台

这种繁华如今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着。石路一带拥挤的街道两侧挤满了小服装店, 花哨而且廉价。在阊门一带还能看到老字号杜山珍、近水台的身影。苏州人喜欢春天吃酱肉, 杜山珍家的酱肉好, 肉被酱汁熏染得红亮, 来来往往的老居民都会买上几块。至于开在山塘景区门口的玉器老店, 本地人却很少光顾。在这个景区和居民区交融的地段, 消费心理被暗暗揣摩和较量, 例如景区门口的一碗面15元起, 稍稍一拐, 避开景区的招牌, 50米外的一家面馆, 相同一碗面的价格就只要8元, 味道也更正。苏州人爱吃面, 早饭一般都是各种浇头的面。

阳光出现在阴绵的春雨之后, 阊门一带就变成了一个晾晒的舞台, 各色人等悉数登场。路的西侧有剃头的, 外加掏耳朵、刮胡子; 剃头担子左侧是擦鞋摊, 右侧是摩托车上挂着一个牌子“切墙钻孔”。路东延续着在中国县城街头经常能看到的那类游戏, 玩具汽枪打靶, 靶子是气球, 或者套圈圈, 奖品是毛绒玩具。推大板车的人看着这热闹的街, 虽然上塘河里没有了

货船, 但是旧城在改造, 每天会有石材运进城, 然后把渣土运出去。春天阳光照射下的巷子, 充满了一股洗衣服的味道。在阊门南侧, 专诸巷附近的水井边, 住在附近的人来这里打水过洗被褥。这是一口双井, 墙壁上写着这两口井的故事。立春之后, 井水就不再温暖, 手心里浸过一阵清凉。因为水咸, 井水主要用于过滤, 例如过洗衣服, 回家之后还要用自来水再冲洗一遍。如今使用井水更多是因为“不舍得浪费水”, 只有老年人才这么做, 年轻人“全都用自来水”。

江南的巷子和北京的胡同类似, 很少有死胡同, 几乎每条巷子都会和更多的巷子连接起来, 然后交错会合通向更宽阔的地带。巷子会被一些小水沟, 当它们想在巷子里掉转头的时候, 就会引起很大的动静。坐在巷子里晒太阳的老人, 买菜回来的阿姨、路过的电瓶车、停在墙角的旅游黄包车, 那些在阳光下招摇的花被单都变成了一个场景中的主角或者观众, 适合拍成电影。

像一艘薄雾中刚刚靠岸的船

阊门一带人流量最大的是山塘街。当年白居易从杭州调任苏州刺史, 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 开凿了一条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 河北修建道路, 称为“山塘街”。山塘河和山塘街长约七里, 叫“七里山塘”。山塘街被一分为二, 一小半属于游客, 大部分还属于苏州人自己。各种镜头挤在景区的古桥上拍摄, 有游客, 有婚纱摄影; 在旅游大巴泊车的新民桥附近, 甚至有游客站在吊车上拍照。

山塘河的两岸, 白墙黑瓦, 大红灯笼、水波荡漾。如果是雨天的话, 灯光反射在水波和潮湿的空气中, 街上回荡着卡带里的评弹, 山塘街就像是一艘在雾中刚刚靠岸的船。

过了新民桥——这座桥也是铁路桥——七里山塘街开始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在“非凡电动车维修铺”, 每天下午两点左右, 王先生都会来找老板, 一个人吹笛子, 一个人拉二胡。他们经常拉的一首曲子是“江南十组”。“这是一组很老的曲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 很欢快的调子。”王先生说, “后来被教导唱红歌。现在觉得老曲子好听, 红歌也好听。”王先生有时被拉到山塘街上对游客演出, 偶尔去苏州乡下演出, 一般都是村里办喜事的主目。

沿着山塘街一直走, 可以走到虎丘。虎丘在苏州人眼里并没有外来人想象的诗情画意, 附近曾有虎丘牌照相机厂,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产物。冯苏波曾是厂里的销售主管, 很长一段时间常驻北京: “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 当时好多人排队买呢。”说到这里往事, 才会让人想起这个江南之城也是手工艺之城。设立照相机厂的本钱是当地的光学基础, 例如制作镜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苏州城的工业繁荣一时, “有香雪海电冰箱、长城牌电扇、孔雀牌电视机、春花吸尘器, 这被称为苏州的四大‘花旦’”。如今这些厂子大多消失或迁往开发区。虎丘如今以“婚纱一条街”著称, 大多是小作坊制作, 但无论怎样新潮最新的款式, 这里马上就能复制, 但你必须学会砍价。据说经常有坐车从上海来的准新娘, 下了车就急急赶来这里。



山塘街附近的弄堂里, 几位居民正在水井边清洗被单。



阊门外, 推大板车的师傅看着热闹的街景, 等待自己的生意。



每天下午, 王先生都来到山塘街这间电动车维修铺中吹笛子。

■ 寻脉 阊门原来是故乡

真实的状况是,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统治, 发展经济, 增加赋税, 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就把人口密集经济富庶的苏州等地居民, 迁往因战乱而人口锐减的苏北等地。如今苏州以北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等地, 很多居民都称自己祖籍苏州阊门, 祖上是因“洪武赶散”, 又当过和尚, 光秃秃的头顶跟西瓜相似, 他认为这是苏州人嘲讽他。于是, 他命令刘伯温带3000人马赶到苏州, 把城里的人统统杀光。刘伯温同情苏州百姓, 请求留下一座城门的生灵, 也好让苏州城不彻底毁灭。朱元璋勉强同意, 但他还是不肯放过太多的人, 关照哪座城门的门人就留哪座门。刘伯温说阊门人最少, 于是朱元璋答应留一座城门的门人就留哪座门。刘伯温说, 偷偷告诉全城居民, 让大家连夜搬到阊门, 以免遭到杀戮。后来因阊门实在太拥挤, 苏州城里的老百姓又不敢回自己家, 只好扶老携幼, 逃到苏北等地定居。有人问起他们的祖籍, 他们也不敢说是苏州其他城门, 只敢说是阊门。

这些移民的祖先并不全是阊门人。据《明史》记载, 除苏州外, 杭州、湖州、温州、台州、松江(今上海)等地都有移民到苏北淮河以南垦耕。为什么说自己的老家在阊门? 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一等繁华城市, 其中最繁华的又是阊门地区。《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提到: “当日地陷东南, 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 有城曰阊门者, 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说自己祖上来自阊门是十分光荣的。更重要的是, 阊门邻近京杭运河, 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移民们很可能先集中到阊门一带, 然后再出发。这样, 这座城门就成了故乡的象征符号和全国著名的移民出发地之一。

■ 镜像 “小心翼翼”的苏州表情

摄影爱好者陶楷中几乎每天都会来阊门附近转悠,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多年。他喜欢站在阊门的三岔路口, 他觉得这里就是一个观察万象的窗口。阊门每天都不一样, 陶楷中经常目睹这个三岔路口发生交通拥堵——从逼仄的内城去到宽阔的外城, 这是必经的通道。他最喜欢拍人物的表情。“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地道的老苏州人, 他们推着菜篮子过马路的时候, 是那种试探性的, 小心翼翼。”苏州人、非苏州人, 陶楷中说自己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小心翼翼、洁身自好、斤斤计较”, 这是陶楷中这个苏州人对苏州人的评价。这些年来, 陶楷中只在阊门一带拍到过一次打架场面。陶楷中回顾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是在阊门附近的桃花坞菜市场, 他记录了一个苏北来的妇女, 带着自己的小孩做生意的不易。唐伯虎的故居就在桃花坞, 他是个热爱家乡的诗人, 写的诗洋溢着绝对的骄傲和满足: “此生甘分老吴阊, 阊都无剩有狂。”现在他家门前的池塘已经被垃圾填满, 四周散落了一些旧家具、马桶, 甚至还有封闭式的浴室。桃花坞, 这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 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改造。